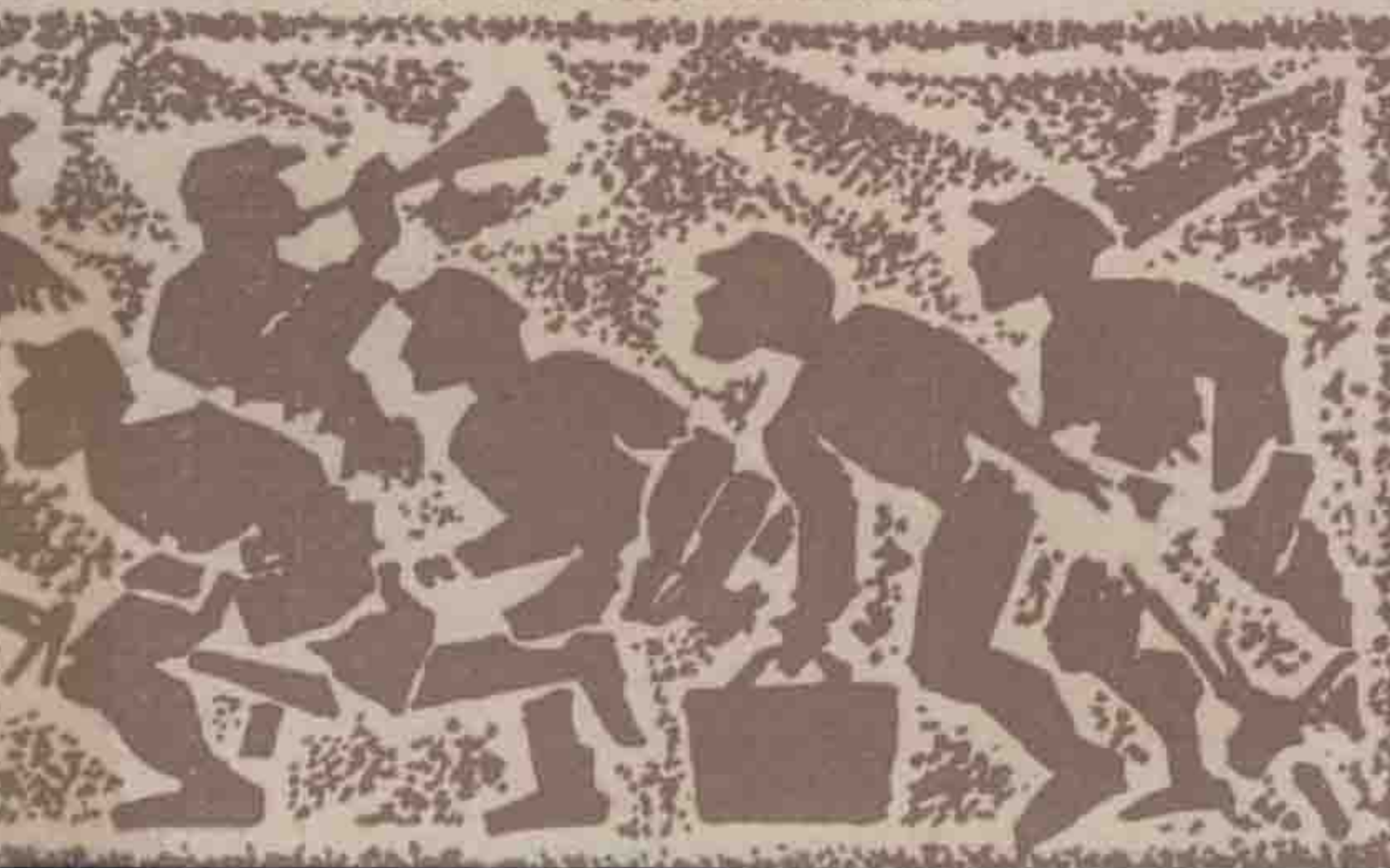


婺源是文史资料

月刊



第二辑
吴楚万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婺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婺源县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婺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光辉的一页

——婺源县、婺休县人民政府成立经过

..... 胡兆保 搜集 整理(1)

我弃暗投明的前前后后

..... 齐 昌口述 胡兆保 整理(8)

难忘的一年.....周雨农(13)

婺源茶叶产制史.....王钟音(20)

文房珍品——婺源墨.....何新仁(71)

江西省婺源茶叶中等专业学校史

.....詹成业 吴观旺(79)

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金宗文(93)

忆我父办黄隐中学的片断.....詹玉玲(99)

点点滴滴忆黄隐.....詹瑞祥(101)

迎来春色换人间

——婺源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史实

.....戴旺灯(104)

古镇拾萃.....金邦杰(110)

星垣八景.....程凯华(117)

婺源“舞鬼戏”概述.....金邦杰(120)

来信摘录.....编 者(129)

光辉的一页

——婺源县、婺休县人民政府成立经过

胡兆保

婺源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上，记载着这样光辉的一页：在中共皖浙赣工委的领导下，1949年2月20日，婺源县人民政府在甲路成立；1949年3月15日，婺休县人民政府在婺源裔村成立……

在国民党统治区树起的这两面鲜红的旗帜，曾扫荡大地的阴霾，鼓舞着皖浙赣边区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

婺源，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是游击战争时期的一块战略要地。1948年3月8日，中共皖南地委根据华东局关于开展蒋管区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由熊兆仁、余华、倪南山同志率领新四军皖南支队一部，“向赣之浮（梁）婺（源）等县发展”，^①开展皖浙赣边区的游击战争。支队避强击弱，跳跃前进，终于粉碎了国民党三省六县联防团的围追堵剿，胜利到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根据地婺源鄣公山。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又组织力量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游击队的巩固区、控制区和活动区迅速扩大，婺西南、婺东北的控制区达十七个乡，活动区十九个乡，婺源成了皖浙赣边区的中心

根据地。7月，鄣源乡和莒源乡人民政府建立，随之，沱川乡、菊源乡、诗言乡、思溪乡、黄岗乡、冲山乡、冲田乡、岢嵎乡、滨湖乡、豸峰乡、庆源乡、芦坑乡人民政府纷纷成立，不少地方还建立了村民主政权。1949年初，鄣西区、婺西区、婺南区、沱东区又先后成立了区人民政府。这时，婺源境内除县城和少数集镇外，纵横数百里都现出了解放区的雏型。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县人民政权。1月28日，中共皖浙赣工作委员会发出号召：“配合全国革命形势，从各方面发动攻势，以加速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集团及一切力量，把蒋后游击战争发展到有规模的直接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方向，把游击根据地改变成解放军渡江后向南进攻的基地，并将本身转向解放区的建设。”^②根据工委指示和婺源地区的有利形势，中共浮乐婺县工委决定在甲路召开第一次全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以建立婺源县人民政府。

1949年2月20日上午，各乡选派的各界代表及严田、甲路、湖山、梅春、碓圩、源头、古坦、车田、洪源、黄砂、和村的群众千余人，兴高采烈地来到甲路熊本祠堂的大坦上，热烈庆祝县人民政权的成立。

中共皖浙赣工委书记熊兆仁、副书记余华出席了大会。熊兆仁同志首先向大会作报告，阐述了建立统一领导的县人民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权，只有人民起来当家作主，才能彻底铲除反动政权的根基。现在，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蒋介石反动集团还没有被彻底打倒彻底消灭，白区的穷苦百姓还在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地

主豪绅的剥削，因此我们要把人民的政权掌握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使全体人民都得到解放。

熊兆仁同志的报告铿锵有力，给人以鼓舞，以振奋，报告一完，群众热烈鼓掌。

接着，大会宣布婺源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选举洪海涛同志任县长，霎时，掌声欢呼声鞭炮声震天动地。洪县长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各地好好总结前一段工作，认清下一步的任务，要求健全武装，建立县独立大队，积极征收公粮，准备好支前物资供应，同时着手解放区的自身建设。大会开了两天，各界代表汇集一堂共商革命大事，处处洋溢着民主、团结、胜利的气氛。

婺源县人民政府，是皖浙赣地区树立起的第一面县人民政权的旗帜。不久，边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成立。

1949年3月15日，婺源与休宁交界地区锣鼓喧天，一片欢腾。从休宁的霞坞、五城、山斗，到婺源的沱川、芦坑、里蕉、古寺下、官坑、王村，四乡八坞的群众一千多人，有的扛着插金花的肥猪，有的担着礼品物资，有的举着祝贺大会召开的锦旗，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涌向我县五龙山下的裔村，汇集在婺休县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会场。

会场布置得热烈而又庄重，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同志画像，四边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和“欢迎大军渡江”等鼓舞人心的巨幅标语。中共皖浙赣工委和婺休县工委领导人余华、陶刚、鲁枫，沱东区、五龙区和休西区领导人徐国栋、徐左臣、汪长生，皖浙赣支队五连连长丁铁牛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婺休边各区乡民主政权和农会、妇

代会等群众组织普遍成立，群众武装亦不断壮大，各地相继成立了“反蒋保家队”、民兵区大队、乡中队和基干队，民兵在执勤、治安、瞭望、盘查、掩护伤病员、采购、运输和配合部队作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兵又是主力部队的后备力量，经过斗争的锻炼，整班整排的民兵集体参军。沱东区庆源乡人民政府成立时，就有八十余人参军，休宁儒村在1948年一年中，有一百零二人加入部队。当全副武装的人民子弟兵、肩扛土铳的民兵和保家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开进会场时，群众热烈欢呼鼓掌。

大会在鸣炮声中隆重开幕，中共婺休县工委委员鲁枫同志主持大会并宣布婺休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婺休县工委书记陶刚被选任县长，接着举行了授印仪式，鲁枫同志代表大会授印。陶刚县长接过婺休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之后，作了报告。他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而斗争。皖浙赣工委副书记余华也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会上，各地代表纷纷发言，表示决心。荷田的一位群众代表走上主席台，要求部队解放江湾，他说，我们各地的保家队员已经作好一切准备，为了解放全婺源，解放皖浙赣边区，我们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会议开了三天，各界代表热烈讨论，决心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抓紧做好迎接大军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期间，军民还共同举办了“庆祝婺休县人民政府成立”文艺晚会，段莘、庆源业余剧团和游击部队战士，同台演出了文艺节目。而此时，距离裔村仅二十华里的段莘国民党驻军民团，蜷缩在据点里，闻声也不敢妄动。

婺源、婺休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在婺源人民和皖浙赣边区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动和组织各界各阶层人民策应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婺源地区迅速成立了“人民立功运动促进会”，群众踊跃交集公粮，妇女日夜赶制军鞋，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民工队，人人争当模范，争立战功。婺源县人民政府还召开了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家属会议，通过他们规劝亲人及早脱离反动派，脱离反动政府，向人民立功赎罪。婺休地区的思口、荷田、沱川等地还建立了“拥护解放军协会”、对敌瓦解小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争取敌军起义，贮藏粮食物资，全力配合渡江南下的解放大军，使婺源、休宁全境迅速获得解放。

注：

①引自《中共华东局指示》（1948年3月8日）

②《工委关于目前形势的特点和我们的斗争精神》（引自余华同志的工作笔记）

婺源县人民政府

县长 洪海涛

鄣西区

区长 吴启耀

鄣源乡

乡

长

汪长生

莒源乡

乡

长

吴启耀

菊源乡

乡

长

谢文卿

诗言乡

乡

长

赵建平

冲山乡

乡

长

张灶生

洙坑乡

乡

长

潘末

冲田乡

乡

长

潘希

岌岌乡

乡

长

马钧

滨湖乡

乡

长

潘柏

豸峰乡

乡

长

周代青

思溪乡

乡

长

程玉海

黄岗乡

乡

长

汪修茂

婺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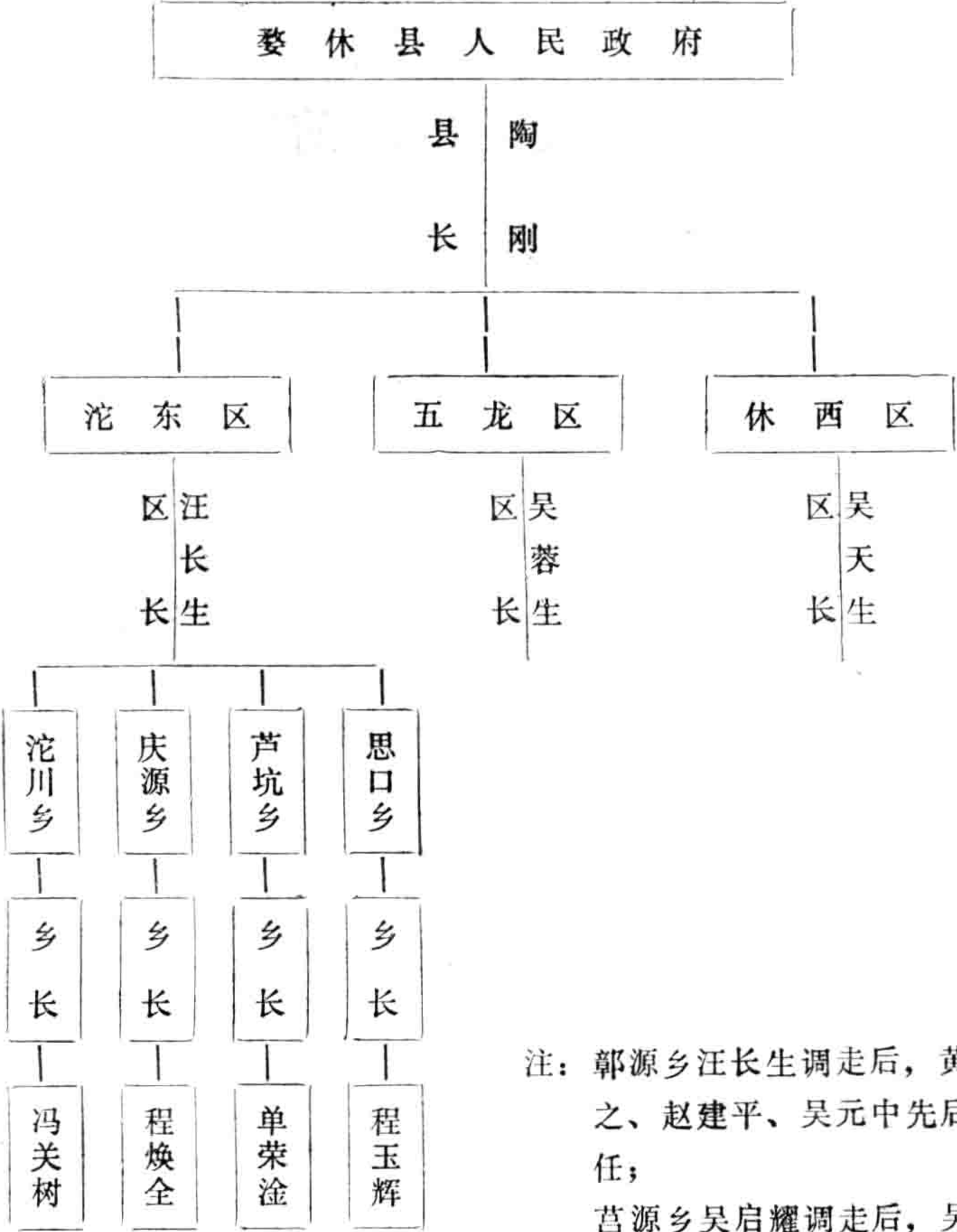
区长 程忠信

婺南区

区长 陆英杰

附：政权设置情况一览表(1)

附：政权设置情况一览表（2）



注：郭源乡汪长生调走后，黄裕之、赵建平、吴元中先后继任；
莒源乡吴启耀调走后，吴启贵接任；
诗言乡赵建平调走后，李灶金接任。

我弃暗投明的前前后后

齐 昌口述 胡兆保整理

1948年，我在国民党婺源县自卫常备大队当中队长。这时，新四军皖南支队已经挺进婺源。有一天，中云的绅士王兰波写信给我，劝我弃暗投明，说新四军首长对他讲过，“如果能投奔新四军，过去的事概不追究，在国民党部队当连长，过来在新四军还当连长。”我半信半疑。不久我去中云找王兰波，讲了我的思想，我的顾虑。王兰波说：“你放心，我到新四军那边谈过，你走之后，你家里的事我负责。”我晓得王兰波是受新四军的委托，来动员我起义的。

一段时间，我也考虑，国民党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我再混下去，也没个好结果。不说别的，就说国民党部队来婺源“清剿”，坏事也不知多少。

一次，皖浙赣联防清剿指挥部指挥官周林根带领婺源自卫团一营人（我也参加了），在窑里村与浮梁自卫总队纠合，到菖菴山“清剿”，新四军没见到，群众倒了霉，鸡鸭猪全杀光，东西都被抢光。一个当过县训所教官的四川人，把人家一副瓷器的福禄寿“三星”也抢了去。

清剿指挥部的一个家伙，在婺源中学对面的民房里强奸一个女学生，校方多次向指挥部控告，指挥部迟迟不作处理，后来见受害者家属到处申诉，群众怨恨越闹越大，周林

根才将那强奸犯禁闭一天，敷衍了事。

那时，通货膨胀，粮价一日三涨，人民没办法生活，国民党的官员趁火打劫，以各种名目敲榨勒索粮食。一次，婺源自卫团的营长祝时暄，在通元观敲到一批米，叫人挑到浮梁窑里卖了钱都捞了上身，买了点酒肉给士兵吃。婺源县长谢殿栋派人到赋春乡一带征兵，征不到兵，就强行命令乡公所二十担米抵一名兵额，乡公所便向群众摊派。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们是“开兵店”、“靠兵店捞钱”。外来的国民党部队也是到处抢掠，休宁调来的自卫队，把中云村人家的锡茶壶、锡罐子、锡酒壶都抢了去加温融成锡块拿到屯溪去卖，群众骂他们是“烱锡队”。

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切齿痛恨，对新四军却十分拥护，并且真心贴骨地帮助新四军。一次，安徽省第七专区保安副司令孙立均来婺源“清剿”，他的十几个卫士住清华乡公所，当地群众马上将这情况告诉了新四军。新四军夜袭清华乡公所，把那十几个卫士全部俘虏。孙立均为这事曾大发雷霆，说清华私通新四军，却不想想自己是多么腐败，多么不得人心。还有一次，江西独立营从浮梁来莒荇山抢粮食，群众又及时报告新四军，新四军隐藏在莒荇山附近进行伏击，打败了敌军，缴获机枪一挺。

国民党反动派妄想阻止新四军活动，吕星汉向我传达过周林根的命令，要地方部队加强对新四军的封锁，同时设立情报网，在那里发现新四军，就将那个地方烧光。我听了好友们的劝告，表面上顺从国民党，背地里向着共产党。有一天夜里，王兰波给我打了招呼，新四军要来中云乡义仓运粮，我就对守碉堡的人说：“今晚有人到义仓运粮，来去都不

用问，不用管。”我和我的部下，就这样睁只眼闭只眼的让新四军顺利地运走了粮食。

1949年1月3日，我奉命移防到甲路乡。这里修建了两座碉堡，目的是卡住新四军来往西南乡的通道。1月16日，王兰波又派人送信给我，信上写道：“搭股做红茶，先付本钱，速速送到，不要迟误。”并带口信叫我次日晚上到中云他家会面，还说只须一个人去，不要带自卫枪。第二天晚上，我便悄悄赶到中云王兰波家，当时新四军熊兆仁、余华、洪海涛三位领导都在屋里。我坐下后，余首长问道：“你在婺源立头一功，有没有问题？”我明白余首长问话的意思，回答说：“问题倒没有，只是家眷没安置好……”洪海涛同志说：

“家眷问题请放心，我们马上派人去料理，把她们送到岩前村，可以吗？”我说：“可以。”熊兆仁首长跟我讲了当时的形势，说国民党大势已去，马上就要完蛋了，解放大军将渡江南下，婺源很快就要全境解放。王兰波还讲了傅作义将军、张奇师长弃暗投明，起义后受到人民的信任等等。余首长见我消除了顾虑，就问：“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今晚就开始行动，马上到甲路去。”“今晚就要起义！”我想，手下的三个排长问题不大，因为我平日待他们很好，听我的话，我也曾同他们交谈过，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的粮饷都在地方上，又没有保障，干脆投新四军去。他们也没说个不字，一个姓曹的排长还当场同意。想到这里，我立即答应：“好，去吧。”

我同三位领导及部分新四军战士连夜出发。洪海涛同志在路上还反复跟我讲：“不要有怀疑，完全可以放心。”我说：

“开始的确是半信半疑，现在我放心了。”赶到甲路，天快亮了。碉堡上不时传出打更的梆声。熊首长问我“有没有情

况”，我说：“一切正常，打更是防止打瞌睡。”首长叫我去叫门。我在本连部队的碉堡前叫了两声，曹排长在上边应道：

“是连长啊，这么晚还赶回来，有什么事吗？”我说：“有事。”进了碉堡，我就对曹排长他们说：“先解除武装。我平日不是跟你们谈过吗，我要到新四军那边去，今日我宣布起义，从现在起投靠人民，投靠新四军。”余华首长也进来了，他对大家说：“你们家里也有妻儿老小，要回家的，拿盘费给你们，不回家愿意参加革命的，那是好事，我们欢迎。”结果大部分愿意留下参加革命，只有少数几个要回家。余首长叫他们整队，大家将武器拿来放下，我也准备把武器放下。余首长说：“放下干什么，把武器带着，我相信你们。”

甲路还有另一个碉堡，是二营第五连据守，归我指挥的。我去叫门，开始不肯开，后来一个姓杨的排长开了门。我上去对他们说，我已经起义了。大家跟我一起投新四军！说话时，我那边的碉堡已经烧起来了。杨排长犹豫不决，一个班长很顽固不肯起义，还准备拿手榴弹打过来。我火了，叫了一声：“不准动！”手枪一举把他毙了。这一来，大家纷纷说：“齐连长，我们跟你去！”此时余首长也上了碉堡，望着被打死的那个班长。对我说：“你怎么把他打死了？”我说：“不把他打死，他要打我们，如果打起来，两边都要死人。”余首长说：“也有道理，不过最好是搞通他的思想。”余首长的话，说明新四军对我们是爱护的，我就更加放心了。

这次起义并参加新四军的有一百四十余人，还有机枪两挺、短枪四支、步枪一百多支、手榴弹二百来个、弹药十箱。甲路起义后，新四军往来西南与东北乡的道路畅通了，国民党对我大为恼火，婺源县长谢殿栋发了通缉令，说我叛

变，要捉拿我和我的家眷。新四军的领导安排得很周到，冲田乡人民政府乡长潘希同志早将我老婆儿子转移到冲田冲山顶的山棚里了。

我加入新四军以后，先参加了儒家湾战斗，后来又到浮梁、鹅湖一带打碉堡，还到贵池、铜陵、青阳一带接应解放大军，后调回编入皖南部队，不久又划归浮梁警备司令部。

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十几年，做过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共产党、新四军把我挽救出来，使我获得了新生。如今我还享受离休二十级干部待遇，处处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我永远感谢共产党。我对后辈人说，要鞠躬尽瘁，永远跟共产党走。

难忘的一年

周雨农

一



我是1947年8月到婺源的，当时是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第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御转入进攻，刘邓大军挥师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象一把利刃插入敌人心脏；其它各路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互相配合，歼灭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横扫了国民党无数地方团队，迅速扩大解放战争的规模，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国民党由于兵力损伤惨重，兵员亟待补充，给养耗用浩繁，征实征购万急，各级地方政府在征兵征粮中，动辄假“贻误戎机”的罪名，为非作歹，压榨人民。在皖西地区一时流行“儿子是老蒋的，粮食是保管的，钞票是乡保长的”民谣，言外之意，什么是老百姓的呢？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其实，这也是全安徽人民的心声，所有蒋管区人民的心声。

在如此严重的时刻，我竟接受伪命，出任国民党婺源县

长。当时，心里是怎样想的呢？①婺源新近由江西划归安徽管辖，旅省人士和旅沪同乡吁请减少征兵征粮配额获准；②距省遥远，伪府各色各样的“钦差大臣”不常光临，地方可少受惊扰；③没有李品仙（安徽省主席）培养的干训生狐假虎威，横行乡里。这是我不远数百里之遙来到婺源的三个“诱饵”。对日益发展的形势，则准备本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思想行事，到最后争取脱出“曹营”，并对人民有所报效。这就是我当时的自问自答，后来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在过程中有一些曲折，受了一些磨难罢了。

二

1948年春，新四军皖南支队挺进婺源，4月初打下了赋春乡公所，县田粮处长潘某（潘琳——编者注）一起被俘。潘呆了几天放回来，见我只是说生活上受到优待，别的情况，没有多谈。随后听说支队余政委（皖南前委副书记余华同志）有一封亲笔信交他带给我，他竟擅行销毁了，我严厉批评了他。信的内容，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最后提出希望我对支队采取“政治佯攻，军事回避”的做法，以应付国民党部队的所谓“清剿”。这一提示，正符夙愿。早在支队快进婺源时，上海两位朋友范治农、储一石（范治农是我党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编者注）就写信给我，告诉当时的形势和皖南的情况，让我在婺源要适应形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并说在沪曾对某介绍过我的情况。所以我对支队挺进婺源开展工作，并不感到突然，认识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一开始在军事上，就总是设法避免双方遭遇，经余